

140

南昌文史資料



同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南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南 昌 文 史 资 料
(选辑)

第 四 辑

(内部发行)

H84/3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南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封面题签：舒同

**南昌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源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5开 3,52印张 字数12万

洪出字(26)第40号 定价：每册0.90元

目 录

打回南昌去	王永春	(1)
护 厂	谈妙根	(11)
解放前夕中正大学学生运动的片断回忆	聂兆霖	(15)
解放前私立天健中学的民主活动	蒋今清	(21)
我在《中国新报》所进行的一些民主活动	李国华	(24)
农工民主党南昌市组织在迎接解放活动中的片断回顾		
.....	万贤浩等口述 凌家传执笔	(28)
解放前夕我参加民革活动的片断回忆	熊克勋	(37)
五十年代南昌市政建设的回顾	吴成冠	(42)
解放前后南昌市建筑行业的情况	舒天锡	(51)
回顾南昌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过		
.....	张名儒等	(54)
记洪都大学艰苦创业的历程	吴英甫等	(61)
南昌师范的创建和发展	李兹高	(68)
回顾解放初的南昌第一联合中学	金立强等口述 张琳执笔	(75)
解放后原省政府旧职员走向新生之路	徐树墉	(84)
难忘的回忆		
——纪念朱德同志逝世十周年	刘继培	(87)
孙中山先生在南昌	龚 屏	(90)

亲临教诲 终身景仰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周兰清(95)

忆“三·一八”惨案

——纪念刘和珍烈士殉难六十周年………周兰清(98)

一九零六年南昌教案的反帝斗争………徐 巍(101)

附录：江召棠被刺后手书………(123)

大革命时期我在南昌参加革命活动的片断回顾………徐先兆(128)

黎明中学的创办及所起的作用………万国强(132)

大革命时期扬子洲农协的一次活动………李国安(138)

回忆刘平庚牧师………陈本涛(139)

桂桥小学及其创办人桂瑞藩先生………黎苏等(141)

记黄文植和他创办的文植小学………丁文源(147)

解放前南昌戏曲舞台活动简况………罗抗生(154)

南昌名胜古迹简介

洪崖丹井走访记………张启予(158)

高层古建瑰宝——绳金塔………廖有曾(162)

打回南昌去

周学义 口述

王永春 整理

我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之后，陈赓将军率领的第四兵团向浙赣线挺进，战士们冒着倾盆大雨，踏着泥泞狭路，边追边战，不到半个月，企图逃跑的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全部被歼，浙赣线大部控制在我军手中。

1949年5月16日，我们前卫师——以红军第三师第七团为老底子的三十七师——在贵溪接到陈赓将军的命令：抢渡抚河，解放南昌。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鼓舞的消息啊！指战员欢欣雀跃地把我包围起来。

“师长，要打回南昌去啦！”

“请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团吧！”

我和师政委雷起云、副师长赵华青深深地理解广大指战员的心情。那几天，我们经常给部队讲“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事件；周恩来同志、朱德总司令、贺龙将军、叶挺将军和刘伯承将军的名字在部队里特别响亮。陈赓将军因为是“八一”起义的参加者，又是三十七师的前身——抗战时期三八六旅旅长，所以战士们更盼望他亲自来讲一讲“八一”起义的光辉历史。大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颗颗激动的心无不朝着革命圣地南昌。

南昌啊，南昌！你是红军的诞生地，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起点。二十二年来，这支铁的红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如今在红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终于胜利地回来了。当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同志，有的战死在从南昌到吉安的道路上，有的倒在五次反“围剿”的战场上，有的长眠在雪山草地上，有的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疆场。就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的老同志，在三十七师也不过只有二十四人了。但是，“八一”南昌起义和红军百战不屈的精神，还一直在部队中保持着、发扬着。全师无论新老干部或战士，一踏上奔往南昌的征途，心里都充满着幸福、亲切、温暖和自豪的感情。

五月十九日，天连续下着大雨，部队沿着泥泞的田间小道，向南昌轻装疾进。只两昼夜便跃进了三百余里。我和雷起云政委、赵华青副校长等同志站在一个高地上，遥望着对岸稀疏的灯火，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南征北战二十多年了，谁不愿首先进入这个光荣的城市，和南昌人民久别重逢呢？！

来自风雪大别山的一〇九团团长顾永武，是一位久经沙场的红军老战士，从头到脚带有五十多处伤疤；部队曾发给他革命残废军人证明书。但他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威风不减当年。他急步走到我的面前说：“师长，战士们都等得不耐烦了，请下命令吧！”我笑着摇摇头说：“派出的侦察员还未回来，再耐心等一会。”

抗日初期入党的前卫一一〇团政委张谦，十分重视战时党政工作。尤其强调解放南昌的政治意义。他已经对部队进行了多次思想动员。此刻，他颇有信心地站在雷起云面前，面带笑容地说：“政委，我们的战士情绪空前高涨，渡河船只已经备齐，还请来了有经验的水手，看来可以渡河了。”雷起云只是摇摇头，继续抽着香烟，没有吭声表态。

曾经在华北战场上参加歼灭胡宗南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前卫团长吴效闵，文质彬彬，沉默寡言，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时而举目遥望灯火闪耀的南昌，时而俯视眼前汹涌澎湃的抚河，时而注目凝视手上带的夜光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的心跟着秒针的跳动而跳动。勇士们盼呀盼，终于盼来了三位侦察员。侦察员简要地报告了敌情：河

对面的小镇谢埠驻有南昌县一个保安团，战斗力不强；南昌城内有白崇禧主力夏威兵团数万人，正在准备西逃。

怎样下手呢？部队原地休息待命，我前卫师几个领导同志围坐在河岸的草地上，召开了紧急会议。作战参谋们就地展开军用地图，用红蓝铅笔在图上标绘着敌我态势。大家认真分析敌情地形，果断地做出了决定：立即抢渡抚河。首先歼灭谢埠之敌，尔后向南昌挺进，相机解放南昌；并协同兄弟部队，追歼西逃之白军夏威兵团。

夜已深了，巨大的夜幕遮没了抚河，遮没了谢埠，遮没了附近的树林和山岗，遮没了一切清新的形象。凌晨一时，我命令前卫一一〇团从南昌东南三十里的河里绿村抢渡抚河。命令发出不到五小时，该团团长吴效闵和政委张谦即率领全团指战员，采取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方法，迅速渡过河的西岸，经过短时间战斗，迫使驻守谢埠的保安团四百余人投降了，接着推进到五段岗、板溪李村、南北安冲一线。

吴效闵和张谦率领的前卫团的进展是顺利的。他们决心一鼓作气，乘胜前进，直驱南昌，为解放我军诞生地立头功。各营连干部分别在所住村落进行动员，号召战士们擦拭武器，换洗衣服，整理行装，等待后续部队过河后立即进南昌。

可是，就在此时，正当我们前卫团各连在开会动员，或者在换洗衣服的时间，突然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情况：自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命令其夏威兵团对我进行反击。这是白崇禧在多年战争生活中惯用的“绝招”：回马枪。

黎明，退集在南昌的夏威兵团发现我军已渡过抚河，随即投入了他们的一八八师和一七五师共约一万余人，在崎岖不平的丘陵地带，兵分三路从七村、喻村、陈村方向对我前卫团进行疯狂的攻击，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压我退回抚河东岸，掩护南昌敌军主力集团撤退。于是，一场激烈的背水战就在南昌城外围的抚河西岸展开了。

当时，我师渡过河的部队只有前且一一〇团，而且其第三营已被敌人分割开了。营长安玉峰和副营长李东海各带两个连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村巷战。敌人的兵力八倍于我三营。敌我双方都在争夺坚固建筑物。敌群强悍，攻兵已经爬上屋顶，用十多挺轻重机枪向我猛扫。同时，敌人的山炮、迫击炮、六〇炮也在疯狂地轰击着谢埠和抚河渡口，我后续部队因被猛烈炮火封锁，无法渡河。我用望远镜隔河相望，只见成群结队的敌人，在督战队的驱使下，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向三营进攻。枪炮齐鸣，杀声震天。三营扼守的南北安冲和板溪李村，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战斗不到两小时，敌我双方伤亡均在三百人以上。在敌众我寡的激战中，为了加强第一线指挥，吴效闵和张谦冒着纷纷弹雨，先后进入三营阵地，他们视察了工事和指挥员，发现各连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负伤，许多同志为了解放南吕躺在血泊里了。有的连队伤亡超过一半，有的连队甚至伤亡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板溪李村和南北安冲村子里的鸡、狗、牛、羊也几乎全被打死了，水塘里的鱼虾漂起了一层，到处都是血水横流。在此情况下，吴效闵、张谦和三营活着的干部战士们全部拿起轻重武器和敌人对射着。当敌人突入我方阵地时，勇士们就和敌人白刃格斗，用刺刀捅，用手榴弹炸，用拳头打。就这样，敌人连续发动的七次进攻都被我们的战士们打退了。

敌人的第八次进攻又开始了。炮火更猛烈，进攻的敌人比前七次都多。阵地最前线的第八连指战员，不顾饥饿地伏在道旁的水沟和稻田里，沉着应战，待敌到达离阵地四五十公尺时，营长安玉峰一声喊打，战士们就一齐发射，阵前敌人整批地倒下去。在板溪李村，我们一个小小的阵地上，经受了敌人的两门山炮、八门迫击炮的轰击。敌人使用两个营的兵力，向我八连一个排的阵地冲去。但我军这个阵地却始终屹立不动。敌人在八连阵地碰了壁，又向七连阵地进攻。七连的勇士们也同样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七班副班长祁州身上负了重伤，鲜血染红衣服，但他仍拿着枪，大声喊着：

“不打退敌人，我决不下火线！”

与此同时，在东湖贾村、王村、五段岗一线的其它阵地上，战斗均在激烈地进行着。四连战士朱林被山炮弹打伤了两条腿，但他丝毫不动，抓着一挺机枪在阵地的最前面向敌人扫射。在王村，近千名敌人猛攻五连。五连长许延举指挥的一排阵地，敌人用一个营的兵力争夺。排长卫福居带领一个班进行反击，和敌人拼了约十分钟手榴弹，阻止了敌人疯狂的进犯，许延举自己端着一挺机枪，迎头猛击敌人，把五十多个敌人打倒在水田里。

战斗越打越激烈，我担心前卫团在背水作战，地形不利，敌众我寡，后续部队尚未过河的情况下，是否能经受得住这场严峻的战斗考验。为此，我一面指挥一一一团冒着密集的炮火封锁强渡抚河，一面在电话里命令前卫团长吴效闵：“要破釜沉舟，沉着应战，坚守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

吴效闵团长回答只是一句话：“请首长放心，我们人在阵地在！决不让垂死反扑之敌得到便宜！”

几乎在同时，三营营长安玉峰，这个个子不高，面目严肃，沉着勇敢，敢拼敢杀的战斗英雄，也在电话里以激动的声音报告：

“敌人的第八次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战士们眼红了，坚决要把进攻的敌人消灭，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在河西岸，在南北安冲、王村和东湖一带阵地上，在吴效闵、张谦的带领下，视死如归的战士们，纷纷发出誓言：

“我们愿为解放南昌流尽最后一滴血！”

“为解放我军诞生地而死无尚光荣！”

“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要把解放南昌作为向新中国的献礼！”

是啊，战士们懂得为啥而战，为谁而战，这是任何敌人不可能战胜的。我放心了。雷起云政委也乐了。全师指战员的战斗精神更加激昂了。

十时许，我和一一一团团长陈兴建率领该团渡过抚河。当时，

敌人正在组织新的进攻，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敌一八八师师长指挥下大喊大叫着冲了过来。我正在焦急地思考如何应付这场恶战，只见二营副营长李明一马当先，率领一个加强连，占领了一片坟地，在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中，连、排长先后倒了下去，机枪手也都牺牲了。此刻，李明从血泊里拿起一挺加拿大轻机枪，架在一个荒芜的坟包上，由四个战士轮流压子弹，一口气打了三箱子弹，打死了一百多个敌人。接着一一一团其他连队相继投入战斗，奋勇冲杀，前仆后继，以八十多人伤亡的代价，强占了板溪李村、大塘湖村，牌楼秦村一线，适时地制止了敌人一八八师的进攻。

但是，十华观和大塘李村已先为敌一七五师占领。敌仍处于优势，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十四时，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由十华观至大塘李村之弧形线上全线向我再次反扑。我前卫一一〇团第三营遂又陷入优势敌军包围之中，战斗更加惨烈了，在肉博中敌我双方伤亡都在急剧增加着。战斗到十四时，副营长李东海带的两个连只剩下六个人，他的右腿也负了重伤，鲜血不停地流着，而跟随营长安玉峰的两个连，可以战斗的人员也为数不多了。在此极其不利的战况下，他们被迫汇集在南北交错之间的一片蔓草丛生的坟地里，和吴效闵、张谦带领的警卫员一道每人坚守一个坟包，继续与敌人进行苦战，使数以百计的敌人倒在坟前。

为了解除第一一〇团前卫部队被围的困境，当日十四时三十分，后续部队一〇九团，在师政委雷起云和该团长顾永武、政委何云峰率领下，继续冒着敌人密集的火网封锁渡过抚河，向十华观进行迂回侧击，将敌一七五师拦腰切断，毙敌数百人，俘敌二百九十一人，全面地制止了敌人的进攻。敌遭我猛烈打击后，丢下了上千具尸体、伤员和许多机枪、火炮、步枪，狼狈不堪地退到南昌城内，于二十二日拂晓弃城向西逃跑。白崇禧的回马枪，就这样以夏威兵团两个师的惨败而告终了。

这时在通往南昌的大道上，我和雷起云、赵华青见到了连续击退敌人八次进攻的三营长安玉峰。从他的简短而动人的汇报里，我

们的心长久地被八连一排副排长邓富民同志壮烈牺牲而刺痛着。就在一天之前，敌人一个突击营冲进了八连的阵地，连长负伤，三个排长和一百多个战士伤亡，全部躺在血泊里。在万分危急中，邓富民带着最后七个战士进行反击，与敌人肉搏，打死了三十多个敌人，然后扼守着一个突出在阵地前的坟包。敌人在迫击炮、山炮、六〇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连续组织了三次突击，都被他们打退了。最后一次他的胸部负伤，其他几个战士也都负伤和牺牲了，子弹也打完了。邓富民正从牺牲了的同志身上取下四颗手榴弹，把它们捆在一起，忽然在他身旁响起了敌人的厮杀声。邓富民猛一扭头，看到一个离他几米的敌人上尉连长，正在指挥几个敌兵刺杀我负伤的同志。仇恨和愤怒使邓富民突然跃起，抱着那四颗手榴弹，一面喊着：“为了新中国！”一面向敌人扑去。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连长和那几个敌兵血肉横飞，全部死亡。我们负伤的同志得救了，邓富民同志却光荣牺牲了。他在临终以前，深情地望了左右负伤的战友，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为解放南昌而死，我死而无憾，只是新中国我看不到了，希望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胜利面前，总是免不了要付出代价的。在南昌外围战斗中，我师伤亡五百余人。但是，战士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在追击道路上，我军在南昌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对溃退之敌进行了惩罚性的打击，把敌人的后尾部队全部歼灭了。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后，部队踏着烈士们用鲜血开辟的道路，奔向了我军的诞生地——南昌。

南昌，沉浸在万众欢腾的海洋里，南昌三十万人民在向我们招手。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正在通宵达旦地召开紧急会议，准备组织群众迎接我军入城；满怀激情的青年学生们，纷纷走向街头，张贴欢迎我军入城的标语，散发南昌解放的快报；戴红袖套的工人纠察队，警惕地守卫着工厂，防止敌特乘隙破坏；喜形于色的市民们络绎不绝地走向街头，奔走相告我军胜利的消息，传递子弟兵即将入城的喜讯。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太阳刚刚爬上树梢，我和政委雷起云率领全师健儿举行庄严的入城仪式。浩浩荡荡的队伍，精神振作，步伐整齐，威武雄壮，通过一个夹道欢迎的人群又一个夹道欢迎的人群。每通过一条街，人流总是紧紧地包围着前进的英雄战士，纵情的歌唱，掌声、口号声、鞭炮声震耳欲聋。许多老大妈蹒跚地走上了街头，把一碗碗清香可口的茶水送给连日苦战的战士们。孩子们蹦跳着拍着小手，把自己的糖果塞到战士们的挎包里。姑娘们穿着华丽的衣裙，把一束束鲜花献给凯旋归来的英雄部队。

在街道上，在会场里，在宿营地，我和雷起云、赵华青、顾永武、何云峰、吴效闵、张谦、陈兴建等同志，常常被热情的市民包围起来，问寒问暖，问毛主席好，问朱总司令好，问周恩来同志好，问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们好。消息飞快地传向四面八方，比我军进军的速度还要快。南昌解放的第二天，从江西农村各地来慰问的工农群众和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挑粮的、送菜的、提水果的、献活猪的，慰问品上贴着大红纸条，上面写着：送给我们的亲人——红军——解放军。

人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们天天盼夜夜盼的红军回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人民的黑暗时代结束了。过去他们杀也罢，烧也罢，欺骗笼络也罢，始终征服不了人民的信念：“黑暗一定会过去，太阳一定会出来。”现在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照亮了整个东方。二十年前毛主席预言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二十年后的今天实现了。

在漫长而艰苦的革命道路上，有无数的奇迹和巧合，六月六日又是一个巧合。陈赓将军带着第四兵团前线指挥所人员和一面巨幅锦旗，冒雨来到南昌，来到三十七师的住地。他见我和雷起云就高兴地说：“今天是我历史上第四次到这里。第一次，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在南昌叛乱，我险遭不测，潜往武汉；同年八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止，我担任肃反工作，是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作战中负伤，返沪医治，不幸被捕，押解南昌，这是第三次，

今日为第四次，我是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回首往事，革命的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陈赓将军和我走过风景如画的百花洲，进入紧临东湖的江西省图书馆。此处在一九三一年为科学仪器馆，蒋介石曾在此亲自指挥对我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尔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方志敏和许多烈士就是在南昌被杀害的。陈赓将军凝视着风貌依旧的图书馆，深有感触地说：“当年我在沪被捕押解南昌后，蒋介石曾在这里对我亲自审讯，逼我投降，我曾以严词厉色拒之，以致使蒋介石无法下台。回忆昔日在此室中，我曾为阶下囚，受审入讯。今日，我则已为此室主人了。”

当时，我们师的司令部就住在百花洲里。陈赓将军到南昌在江西省图书馆歇脚后，意味深长地说：“回忆我前三次入南昌，真乃是或为亡命客，或为阶下囚，或无立足之地，而这些都反映了我党我军之艰苦奋斗和革命道路之曲折崎岖。没有前三次，也就不会有今日人民之胜利啊！”听了陈赓将军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们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我党我军革命历史的传统教育。

后来，在三十七师负责警备南昌期间，在陈赓将军的指引下，许多干部和战士曾经先后参观了南昌起义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朱德同志在南昌办公的花园角二号，贺龙同志和他的部队住过的中华圣公会等。在这些有名的历史纪念地，我们身临其境，边看边听介绍，就仿佛亲眼看到了南昌起义的几个领袖人物的独特个性和光辉形象。比如周恩来同志的稳健、果断、血气方刚，富有革命牺牲精神；朱德同志的沉着、机智、有勇有谋；贺龙同志的倔强、爽朗、对党的忠诚；叶挺同志的威武雄壮骁勇善战和光明磊落；刘伯承同志的足智多谋，指挥有方、号令严明、赏罚有信等。通过参观，使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南昌起义中，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啊！南昌，光荣的城市！英雄的城市！自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您的怀抱里打响

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经过二十二年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今天红军又胜利地回到了您的怀抱！

鲜血换来了胜利，胜利迎来了春天。解放后的南昌市和江西河山，显得更加生机勃勃，春意盎然。从风景如画的百花洲到蜿蜒多姿的抚河，到处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赣江之水在春天的阳光下奔腾而去，它冲洗掉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

在解放南昌的战斗中，在红军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下，我军第三十七师有一百多名干部战士献出了生命。他们的遗体掩埋在河西岸的绿林中，至今坟墓前后依然矗立着高大的青松，烈士的英灵和矗立的青松一样长存于南昌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目中。

编辑同志：

你们好！

本稿，是根据十三军党史办公室建议，在周学义将军的遗讲稿和我过去写战地通讯《抢渡抚河 解放南昌》的基础上，请二十七位参加解放南昌的老同志补充内容，整理成文的。

先后提供材料、参加座谈、负责审稿的主要领导同志有：原昆明军区副政委雷起云，原昆明军区后勤部政委张谦，原成都军区副政委何云峰，原十三军军长顾永武、安玉峰等。

顺致

敬礼

原随军记者

王永春

护 厂

谈 炒 根 遗作

每当我走进锅炉机房，看到那卧龙似的发电机、源源不断地为工厂、农村、商店、矿山安全送电，照耀全市一片光明的时候，心里总会激动地想起解放前夕，我们南昌水电厂的工人群众，为保卫发电厂与国民党反动派所作护厂斗争的日日夜夜。

那时，南昌的水、电联合一厂，我是这个厂的老工人。国民党反动派在狼狈逃离南昌的时候，企图阴谋破坏这个与全市几十万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电厂。我们工人得知这个消息，气得咬牙切齿，痛斥这帮狼心狗肺的害人精。同时，也议论开了：“发电机是我们的命根子，眼看就要天光（指解放），决不能让它炸掉”。老工人深有感触地说：“机器是我们亲手装起来的，在机组身边伴了几十年，就是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它！”全厂的工人兄弟都在为工厂的命运担忧。这时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工人还特地向各部门值班人员打招呼：“加倍小心防备坏人对我们下毒手”。果然不出所料，在解放前十几天，厂里忽然混进了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这两个家伙经常在机子房转来转去，鬼鬼祟祟，有时还跟伪警察交头接耳，有时装出一副藏刀的假笑，想和工人接近。这一切都被工人们识破，更加关注设备的安危，只要他们一靠近机子，愤怒的眼睛就盯住他们，故意大声咳嗽，互相传递警惕的信号。这两个家伙，在工人严密监视之下，一直不敢下手，过了几天也就溜出厂去了。后来，经工人在厂警的口中探出，才知这两个家伙是便衣警察，是来探测方位搞破坏的。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后，更加激起了保卫工厂的决心和提高了警惕性。

眼看形势越来越紧，大家觉得要保卫工厂必须组织起来，推举能人领导和指挥，统一行动；还认为，手无寸铁是危险的，要有必备

的自卫武器。于是工人们便商量，决定推荐几个胆大有威望的工人和技术、行政人员，负责指挥工厂的生产和保卫工作（当时厂里没有地下党组织），安排了一间小房子作为临时的指挥所，并在工厂周围装上了带刺的铁丝电网，在水泵房旁也挖了壕沟，为了互通情况，又在各要害部门装了内部电话，值班人员都备了哨子，全厂工人都发了红袖章，组编了纠察队，轮流值班巡查，在各主要进出口、河边，机房、煤仓增派了巡逻查哨，厂房屋顶上也设有瞭望哨。经过这样组织起来以后，大家感到手里还缺少武器，机修班的师傅找了一些废旧钢铁，自己动手锻打了几十支红樱枪，分发给巡查队，也可应急使用。厂里的伪警看见工人们组织起来了，感到不是好惹的，有的就偷偷溜了，有的在工人们的争取下，放下了武器，八支步枪也就落在我厂工人纠察队手里，护厂斗争的信心更足了。

不久，一件事情发生了，厂里的冯总工程师（也称主任）住的一幢小洋房被一位伪师长看中了，不由分说把冯总的家属赶出来，衣物箱子也被扔出了门，伪师长和他的太太们却搬进去住。在冯总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工人们伸出了支援的手，把冯总和他的家属接进了厂，安排在一间制冰的小房子住下。冯总在工人们的热情关照下，深受感动，也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派的强盗面目，决心和工人们一道参加护厂斗争。

为了不让工人家属遭到反动派垂死前的疯狂迫害，指挥所决定：动员所有的工人家属都搬进厂里暂住，把能让出的房间都腾出来打地铺住宿，并把仅有的电费款，买了五百担大米，解决吃饭问题。这样一来，工人们无后顾之忧，更加坚定了护厂的信心。家属们在生产缺人的情况下，也分担了一部份劳力。工人和家属近千人，团结一心，大大地增加了护厂的力量。

有一天，人民解放军已到离南昌市三十余里的谢埠，不时传来战斗的枪炮声。反动派如惊弓之鸟，仓惶出逃。当时厂里有一辆抢修线路用的中吉普车，为了不让反动派夺走，动员工人把汽车上的主要部件拆下来藏好。就在第二天，两个武装特务闯进了厂门